

母親

丁玲著

胡元漢
俞叔平

教授捐贈

十月裏的一個下午了。金色的陽光，灑遍了田野，一些割了稻的田野，灑遍了遠遠近近的小山，那些在秋陽下欲黃的可愛的無名的小山。風帶點稻草的香味，靈點路旁矮樹叢裏的野花的香味，也帶點牛糞的香味，四方飄着。水從靈靈溪的上遊流來，淺淺的，在亂石上「汨汨汨」的低唱着，繞着屋旁的小路流下去了。因為

不是當道的地方，沒有什麼人影。對面山腳邊，有幾個小孩騎在牛背上，找有草的地方行走。不知道是那個山上，也傳來叮叮的伐木的聲音。這原來就很幽靜的靈靈地，在農忙後的時候，是更顯得寂靜的。

小茵，一個三歲大的女孩子，小的圓臉上，浮着天真，和快樂，穿一件藍綢的薄棉衣，跟在么媽的後面，不穩的在菜園裏的小路上走着，么媽在那裏摘了些白菜，又走到另外的一畦上，蹲着去掘蘿蔔。小茵也蹲着，沒有蹲好，却坐在地下去了。么媽望了她的小臉一下，塞給她一個小的紅蘿蔔，笑着說：

「小茵乖，喂，拿着，玩玩，不要吃，餓呵！」小茵捧着了蘿蔔，也望了望么媽的臉，全是皺紋，但是她聰明的笑了。望望蘿蔔，又去望遠遠的天了。

么媽摘好了菜，挽着一個大籃子，一手捧着小茵，慢慢的走出菜園。開了菜園的門，一個編着細篾細枝藤的矮門，便又在池塘旁的路上走着。三個鵝，八隻鴨子在塘裏面輕輕的遊，時時有落葉被風飄了過來。她們轉過了一堆樹叢，走上石板路

上時，就看見秋蟬，正在大門外的石坎上晒太陽，順兒在坪裏踢毽子。順兒一看見么媽便朝大門裏跑，却被么媽叫住了：

『那裏跑！快過來引小茵。要你陪着三奶奶，怎麼我一走就野出來了？秋蟬也不是東西，自己不曉得，十六七歲了，老獸在外面做什麼？裏面沒有人，三奶奶要做個什麼東西，還得跑出來請你們麼？』

秋蟬不敢做聲，歪着嘴臉盪身走進裏面去了。順兒笑着來捧小茵，小茵舉着紅蘿蔔走了過來，藍綢的衣褲上，和那白的小的孝鞋上都染了些黃泥。

『小茵！你到什麼地方去了來？』

『同么媽到菜園，有蟲蟲。』

『蟲蟲咬手手呢。』

么媽看見小茵已經很好的同順兒玩去了，便也盤轉身朝側面的廚房走去，廚房側面還堆着許多木料，那棟橫的預備做花廳的房子，還是孤另另的幾根樑柱，空空

的寄在那兒，這還是在春天的時候立上去了的；好久就沒有匠人來了。自從春天三老爺病後，這個屋裏的女主人就百事都廢棄，這座在預計中很輝煌玲瓏的小花廳，自然是無人管了。經了日晒夜露，風吹雨打的那些樑柱，都變得有點憔悴了。

么媽在廚房裏打了一個轉身，便又走了出來，小茵和順兒還在石坪上玩。黑兒也在那裏打着圈子嗅着。么媽望了望天氣，太陽已在山上了。於是又喊道：

『帶小茵進去，外邊有風，天晏了。』

小茵看見了么媽，却撲到她的懷裏，要她捧。她蹲下來在那小的嫩臉上，用缺了牙齒的癢嘴親了一親，便哄着她：

『弟弟醒來了，快去看弟弟，媽在喊你呢，聽見了沒有？』

小茵張着耳朵聽了一聽，便又笑了，天真在臉上漾着。她用小腳跟着順兒跑，嘴裏伊伊啞啞的唱了起來：

『搖呀搖，搖呀搖，

第壹章

黑兒也輕輕的跟在後邊，却聽見遠處的狗叫了，是自己家裏的和那隻大黃小狗黃狗。於是黑兒也飛速的朝屋外跑去，旺旺的吠了起來。

么媽又舉着眼望去，花丁的老眼，沒有望見什麼。停在門口的順兒，却喊了起來：

「一頂轎子，一頂官轎！婆！」

么媽又把手架在額頭上，也望見了。躊躇了一下，自語般的說道：

「是來我們家裏的呢，什麼人呢？……」

「武陵城裏來的囉。那頂官轎正是春天送三奶奶來的囉。」

「唉，怕是的吧……」

一頂轎子，跳過田坎，繞着小路，又在割了稻的田上橫穿着，慢慢的，走了近來。三條狗不住的旺旺的吠着，迎到好遠去。

廚房裏的長庚和老頭也走出來看。

么媽走過石板路，在柏樹下站着。順兒牽着小茵也走了出來。

幾條狗和人和轎子都走了近來。

「么老媽媽！康健麼，長久沒有看見你了。」

「啊，是于大叔，你們老爺和太太都好麼？你們兩年沒有來我們家裏了，希客
呵。來接我們奶奶的吧」

「么老媽媽！」轎夫也大着嗓子叫着。

「呵，怎麼帶起轎子來，怕我們叫不到人麼？你們老爺真想得到！不過現在那
裏人都都空了呢。」

「我們姑奶奶還好吧？」

轎子走到了石坪了。

「抬在廚房裏歇歇吧。辛苦你們了。」

一乘轎子裏走向廚房去，長庚和老頭都迎着笑了起來。轎夫是常來的人，大家都很相熟的，好久沒有在一塊喝米酒了。

「呵，茵小姐長得這樣大了！」

老子走到么媽面前去摸小茵。小茵擰在一邊，不做聲，又伸着小臉，來望這生人。

「不要怕，是舅舅打發來接你的。」

小茵素淨的衣著，和小辮上的白繩，以及那靜靜的望過來的大黑眼睛，和無知的小臉，使老子對她生了很大的同情。

「乖得很！唉，真可憐，她也曉得麼？」

「哼，聰明得很呢，看見她媽哭，就跟着跳起來哭，她媽病裏頭，她就成天跟着我，安靜多了。唉，看見她懂事的樣子，不由人不心痛……」

「她一戴上三靈冠，就跳着哭，一抱到靈面前，也是這樣。看熱鬧的人，好些

都爲了她哭起來了呀。」順兒學着她婆婆常常說的口吻插着嘴。

「我們家的小姐大了幾歲，還沒有這樣懂冊。唉，這是你的小孫女兒麼？這樣大了。」

「是的啦，人長志不長，不聽話，帶小齒都不能讓人放心。唉，你們老太太到底是什麼病？聽說快得很。」

「一個晚上，中了風；倒還好，二老爺趕回來了，兩個兒子都在面前，三姑奶奶也在面前。就是五姑奶奶，她臨終時還再三唸，不放心，說姑爺死得太早了，又還不知道有這個小少爺。她老人家五月間一定要來的，是我們三老爺三太太抵死不放。她老人家年紀又上了，又是伏天，身體常常有毛病，怎麼能夠來？就不來，還爲掛欠不過病了兩場。唉，說沒有看見這個小女兒，老不肯落氣，真是傷心得很……」

「唉，運氣啦……」么媽的眼淚又模糊了眼睛，扯起大袖子輕輕的去揩。」

好，于大叔，到廚房去坐坐喝杯茶吧，我進去回我們奶奶去，恐怕要好幾天才能動身呢。」

長庚已經倒了一杯茶出來。

「趕快燒飯，他們一定都餓得很了。先弄一點雞蛋也好，酒釀還多着。好，我要進去了，等下來陪于大叔吧。」么媽慢慢的朝大門裏走了進去。順兒和小茵跟着她。

「她倒還硬朗，快七十歲了吧？」老子望着長庚的年輕的強壯的臉上，向廚房走去。

「六十七了。健旺得很，起碼還有二十年飯吃呢。」

「她老二不住在這裏了麼？」

「回去一個月了。住在這裏，沒有事做啦。」

「你們近來也很輕散吧？」

「事總有事做的，全是碎碎末末的。要搬東西，砍柴，跑腿，我就動動，有時還叫山那邊的張大福送信，么媽老說家裏總要留一兩個人，怕出了事喊不到人吵。年年這時候我們是好玩多了。人又多，常常都可以溜到場上去押寶，趕羊，家裏的客也是穿流不息……」

「唉，的確安靜多了，同從前完全兩樣……」

他們走到廚房，轎夫已在門口洗腳。灶裏已生了很大的火，火苗從灶孔裏捲了出來，舐着灶沿，一些青色的煙，便向上飛去了。上面的樑柱，厚的塵污上，不知道掛了好些黑的什麼東西。鍋子裏熱着大鍋的水。

老于坐下來同他們對着喝煙。熱烈的敍着闊別。

么媽走了進去，轉過了廳子，到裏院就聽到從左邊的上房，又有着輕聲的措着鼻涕的聲音。么媽推了順兒一下，悄聲的說：

「小茵！快進去，媽那裏去。」

小茵於是嫩着聲音叫「媽！媽媽！」灑脫了順兒的手，朝房裏跑去。么媽也跟着走了進來。

房子裏靜靜的，幾裊輕輕的細烟，從一個小的獸腳的香爐裏冉冉的飄了出來。窗格上的細紙，印了冰梅的花紋細紙，已經變成黃色了。

小茵的母親，三奶奶，一個二十九歲的，新近死去了丈夫的少婦，悄然的坐在一張近床的大靠椅上，獨自的流着淚。她已經聽說武陵打發來的人到了。

小茵看見媽又在哭，便駭得收住了笑容，好些話要告訴媽的，也不敢說出來，只無聲的去靠在媽的膝前，不放心的喊着：「媽！媽媽！」

曼貞（三奶奶的名字）摸了摸小茵的頭，便望着么媽。么媽站在下面，細聲的說：

1

「是老子，還帶來了一頂轎子，吩咐他就上來嗎，還是等吃過晚飯？」

「要他就上來吧！」曼貞說完後，便又從懷裏掏出手帕來拭眼淚。么媽轉身走

了出去，却又停住，反過臉來說：

「我看身子要緊，起床才幾天，莫又倒下了，還要回武陵去呢。」

曼貞沒有答應她。她就走出去了。秋蟬從後房裏提了一小桶熱水來，倒在大的銅臉盆裏，又把臉盆，捧了過來。曼貞向她做了一個手式，她才又停住。曼貞望了一下小茵說道：

「替小茵去洗洗臉同手吧，跑到一些什麼地方去過，髒得很。」

秋蟬捧着小茵到後房裏去了。

她自己走到洗臉架邊，爲自己捻了一把手巾，沒有照鏡子，輕輕的，在臉上揩着。

老于跟着么媽，從側邊的腰門裏走進來。只見滿堂屋都爲挽聯裱白了，一直到天井的兩廂，到側廳，前面廳裏也全是白布的，白綾的聯和帳。中間正正的紮了一座靈屋，供着牌位和靈像，列着祭品和香燭，和長明燈。桌子前幔着桌圍。一式一

樣不正，像現在的武陵家裏嗎。不同的只有武陵家裏供的是一個鳳冠霞帔的老太太，而這裏是一個儒服儒巾的少年。老子走到靈桌前，自語般的說道：

「唉，還沒有替我們姑爺磕頭呢。」於是他就跪了下去。

么媽不好怎麼樣，就看他磕了幾個頭。才又去回三奶奶。

秋蟬打着門簾，曼貞走出來站在房門外邊的石坎上。看見老子自己家裏的人，從小的時候，就在她家裏的用人，不覺得心裏又一陣酸了起來。「呵，姑奶奶……」老子也很難過似的，他覺得半年來沒有看見的姑奶奶，像老了十年，在寬大的衣衫裏，更瘦了似的。

「噫，家裏都好吧？……」

「都好。三老爺打發我來的，問姑奶奶的安，接姑奶奶，小姐，小少爺，轉去住一陣，因為二老爺快動身到雲南去了。那邊家裏沒人，這次就二老爺一個人趕回來的。」

家裏的一些人的影子都在曼貞眼前映出來了。她同她的二哥，不是有五六年沒有見面了麼？然而她却覺得傷心了。

「老太太的好事，我都不曉得，也趕不回去，前月才打發人來告訴我……」眼淚湧了出來，她不能說下去了。……

「是的，二老爺說不要告訴姑奶奶的，怕姑奶奶受不住傷心，後來得了送回去的紅蛋，曉得有了小少爺，送人情來，還叮嚀來的人看情形說話呢。老太太一生做好事，爲人賢惠，壽終歸天，兒孫滿堂，倒沒有什麼不好，就是姑少爺……菩薩有眼，也有了小少爺，還是姑奶奶保重些吧。」

一切的苦痛，說不出來，放在心頭上的這命運的悲苦，眼前的艱難，前途的黑暗，沒有一個人可以商量，沒有一個人可以依賴，在丈夫死了過後，還存着一絲希望，希望能倒在她慈愛的母親懷中去哭，誰知這一點可憐的希望也意外的破滅了。她一想起這些就忍不住要大哭，要失去了理性，失去了知覺的大哭一場。老子的一

番話，更引起了她的傷心，但是在老于面前，一個用人面前却不能不支持着，可是眼淚已湧到炸痛的眼眶邊，咽住了聲音，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『是的呀，奶奶的身子比什麼還要緊，千斤的担子壓在肩膀上，小少爺還才出來呀，耐心一二十年也就有出頭。于大叔走了一天路，也累得很，還是到廚房去歇歇吧。奶奶有什麼話，明天再吩咐，秋蟬伏侍奶奶躺一躺好了。』

曼貞只覺得自己軟弱得很，沒有什麼主見，也哽着聲音說道：

『好，你去歇歇吧，辛苦你了，老爺們有信沒有？』

『三老爺有一封信，放在轎子裏的攔板上，剛才忘記拿來了，等下請么老媽拿上來，還帶了一些東西來。姑奶奶請安息吧……』

老于朝下面走去。曼貞却又掏出手巾，捧着臉擡進去了。倒身在床上，那張大的銀硃漆，彫了花，描了金的火色的床，那張十年前作為嫁粧的床，還有那錦緞的被，蒙着頭，竭力壓住自己瘋狂的聲音，然而也很尖銳慘厲的哭起來了。么媽跟進

來勸了幾句，却也担心着外面的鷄鴨。豬牛，担心着各處的門戶，只好又丟開她到外面去照顧。

順兒照例的便把小茵抱了過來。小茵癡癡的站在踏板上，靠着床沿望着她。

順兒又悄悄的推着她，她便抓着媽的衣服叫了起來：

「媽，媽媽！」

有時是被稍稍引起注意了，伸過瘦的冷手來摸摸她。有時也煩厭的說了：「帶到外邊玩去吧！」

吃過了晚飯，鄉裏的夜是靜的。微風躲在樹叢裏動。蟲在草上爬。一顆松子從樹上落了下來打在土地上，又滾下山去了。靈靈溪的水，仍舊不斷的「汨汨汨」的低唱，愉快的打着一些可愛的小石，又在一些小石上跳着滑跑了。有麼什鳥兒在拍着翅膀。家裏靜靜的，奶媽帶着嬰兒在房裏睡着了。丫頭們帶着小茵在後房也睡着。曼貞一個人在大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。堂屋祇一盞長明燈，放着一尺來遠的